

Chengshi Shangkong de Xingxing



# 城市上空的星星

徐冬青 主编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 城市上空的星星

徐冬青 主编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市上空的星星 / 徐冬青 主编. -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  
出版公司, 2009.5

ISBN 978-7-5001-2092-6

I. 城… II. 徐… III. 儿童文学 - 作品综合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8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 第 066910 号

---

---

**出版发行**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 4 号物华大厦六层  
**电 话** (010)68359376 68359303 68359101 68357937  
**邮 编** 100044  
**传 真** (010)68357870  
**电子信箱** book@ctpc.com.cn  
**网 址** <http://www.ctpc.com.cn>

**责任编辑** 袁秋伟 唐 麒  
**封面设计** 桑吉芳  
**印 刷** 上海青浦印刷厂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规 格**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  
**字 数** 180 千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9 年 5 月第一次

---

ISBN 978-7-5001-2092-6 定 价:2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 《城市上空的星星》 编委会

主 编：徐冬青

副主编：黄 磊

执行编辑：丁阿虎



## 目 录

令人怵惕的一笑 .....	李中林 (1)
雪花 雪花 .....	文 达 (14)
钓鱼的老人 .....	徐凤清 (35)
冬爷爷和三个姑娘 .....	杨福康 (46)
玉梳 .....	余 月 (49)
莢园小说三题 .....	李中林 (68)
愿你做个好梦 .....	李益强 (83)
黑皮 .....	施 伟 (85)
城市上空的星星 .....	文 达 (96)
天堂鸟 .....	繆文宗 (114)
爱漂亮的小刺猬 .....	江 帆 (128)
山湾人家 .....	李玉霞 (132)
家常腌菜 .....	邬丽雅 (141)
丑小狗与花公鸡 .....	杨德生 (146)
仗势 .....	陈复观 (153)

鸡头 .....	李中林 (158)
教授与保姆 .....	徐凤清 (168)
你太好了 .....	张 芳 (178)
像天使一样飞翔 .....	张 霞 (181)
女孩辛琪的梦想 .....	文 达 (188)
半桶热水 .....	李益强 (209)
天坑 .....	缪文宗 (211)
谎言 .....	李益强 (224)
蒲公英妈妈和她的孩子 .....	杨福康 (226)
出逃 .....	李玉霞 (229)
小偷与少女 .....	高彩娥 (238)
“色狼”洞 .....	陈复观 (248)
“绿宝石”计划 .....	肖惠琴 (252)
一个中学女生的梦呓 .....	吴 洁 (260)
寻找消失的作文 .....	黄徐艳 (270)

## 令人怵惕的一笑

李中林

早自修的下课铃响了，校园里传出一片嬉闹声，陈雪冬拖着双脚，融入了课间的人流。

上课铃一响，班级里的嬉闹声变成了嘈杂声。嘈杂声延续了几分钟后，只剩了张老师一个人的声音。张老师讲些什么，陈雪冬没有听见。他在听走廊上有没有异样的声音。脚步声从远处渐渐走近。陈雪冬用语文书挡着了脸。同桌的潘小川推了推他，在他的耳边悄悄地说：雪冬，你的外婆来看你了。若是在往日，陈雪冬一定会回敬一句：你看错了，是你的岳母大人。潘小川在嘻皮笑脸时，陈雪冬放下书。教室门口那个他不认识的老婆婆，在看教室的人。老婆婆打断了张老师的讲课。张老师问她，你找谁？她说找她家的阿毛。张老师问同学，谁叫阿毛？同学们兴奋起来，你看我，我看你，眼睛在问：你是不是阿毛？张老师支走了老婆婆，向着大家咕哝了一句：今天的门房睡着了。张老师继续讲课。陈雪冬兴奋了一下后，又用语文书挡住了脸。潘小川奇怪陈雪冬用书挡脸，问他是否想打个瞌睡？他点点头。潘小川说：你真要瞌睡就瞌睡吧，我给你站岗，走廊里又响起了脚步声，像是两个人的。脚步声停了，陈

雪冬听得在问：老师，有个叫陈雪冬的同学，在这个班级吗？张老师大声地问：谁叫陈雪冬？张老师知道陈雪冬在这个班里。他这样问，是在发泄打断他课的不满。陈雪冬站起来，教室门口站着光头和塌鼻子。糟了，他懊悔自己今天没有逃学。光头指着陈雪冬说：你这个小子，昨天给你逃走了，今天看你还往哪里逃？给我出来。陈雪冬一点不怕，他说：张老师，我不认识这个光头，他来找我什么事？塌鼻子抢着说：陈雪冬，难道你连我也不认识？陈雪冬回答：塌鼻子，谁都认识你。潘小川也说：塌鼻子，我也认识你。潘小川这么一说，男同学一句，女同学一句，都说：塌鼻子，谁都认识你。张老师恼火了，他呵斥同学们不要说话，板着脸对光头和塌鼻子说：你们找陈雪冬真有事，去政教处找胡主任，我要上课，陈雪冬要听课，请你不要影响教育秩序。下课后，我保证把陈雪冬送到政教处，有没有事你们去理论。光头和塌鼻子还不走，潘小川说：王大力你有手机，打“110”。同学们一听打110，大家来了劲，齐声说打110。一听打110，光头怕打110，软了下来，换了口气对张老师说：我们在政教处等着，下课后你一定要把那小子送来。这小子逃得快，你要当心。陈雪冬还是立着，老师白了他一眼，没好气地说：你还立着干什么，你的脚底里长了根？

光头叫朱春才，镇里文教科长的哥哥。自从他承包了朱家庄那条眼睛河以后，每学期总有好几次，把逮到的在眼睛河钓鱼的学生送到学校的校长那里，请求处理，并且一定要罚款。校长看他兄弟的面子，学生家长为自己的子女做了错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心中虽不愿但都掏了腰包。朱春才开始逮到

一个钓鱼的学生，只罚几十元，3年下来涨价到了几百元。胡主任与朱春才已经打过几十次交道，看见他心里就厌恶。厌恶他贪心，不讲道理。光头甚至把在眼睛河边玩水的同学都逮到了学校，死死咬定他们是钓鱼的，而且还有人证明。孩子否认，班主任怕事，启发诱导他们承认，最后孩子们承认了，朱春才的罚款就得手了。为此，胡主任在每个年级开会时，在会上屡屡提醒同学们：你们要玩，别去眼睛河那里玩，眼睛河是“陷阱河”。可是眼睛河不知道有什么力量在诱惑人。胡主任问过罚过款的同学，为什么要去眼睛河钓鱼，是河中的水妖迷上了你，或是你迷上了河中的水妖？他们的回答，使他大惑不解：眼睛河的鱼嘴馋，坐在河滩上，向清清的水里伸下一个脚趾头，鱼会咬着你的趾头不放，脚往上一缩，鱼就钓上来了。胡主任说你们试过吗？回答是没试过。没试过又是怎么知道的？回答是听说的。

用脚趾头能钓到鱼，这是一件十分好玩的事。

光头和塌鼻子一进政教处，胡主任像是见了冤家。光头不自然地摸了摸头，脸上不自然的笑容，也在他摸头时放开了。胡主任很讨厌光头不自然的摸头摸出的脸上的笑容。胡主任没有请光头坐，光头拉了拉塌鼻子，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一屁股坐到了沙发上。胡主任故意不开口。光头见他不开口，又摸了摸头，摸出了一脸笑容后：老胡，你一定猜到我来是请你协助我。胡主任还是不开口。光头说：老胡你在听吗？胡主任原来一直叫他老朱，没有叫过他的名字，心里有冲撞他几下的欲望，考虑着用什麼词语好。心里一个激灵：蠢才，谁说老胡不在听？胡主任骂了他一声蠢才。胡主任继续说：春才，时间宝

贵，我还有一大堆事，直奔你的来意，废话一个字都不要说，你要我协助你什么？

“昨天下午3点多钟的时候，你校初三(1)班的陈雪冬，到我承包的眼睛河钓鱼。”

“证据呢？”

“塌鼻子你说。”光头推了推塌鼻子。

塌鼻子叫邬良。去年初三毕业，成绩太差，没能进入高一级的学校，在军乐队里跟他的堂兄学吹号，吹得不得法，一吹裤裆里的那个就会发胀。后来改做了敲鼓。这几天，军乐队没有联系到任务，邬良在家闲逛。

“昨天下午3点多，我从镇上回家，我见有人在钓鱼，就喊了一声，那钓鱼的提了条大鱼，拔腿就逃。”

“你怎么肯定钓鱼的是陈雪冬？”

“他在初二时与我打过架。”

“这就是证据？”胡主任讥笑着。

邬良不知怎么回答。朱春才说，我正在河边的棚子里与人打牌，因为输赢大，关了棚子的门。我听得有人喊钓鱼，我手里正拿了一副好牌，没有听到喊声立即追出门去，想不到人家的牌比我还好，他妈的输了50多元。我丢下牌，开门去追，那小子已经逃出了好一段路。当时，我想你就是逃到天边。我也要追到你天边，可是追到邬家村那个竹园那里，这小子不见了踪影。后来，塌鼻子对我说，这人叫陈雪冬，在你校初三(1)班，我就没有到他家里去，找到了学校。

“怎么协助你？”

“像过去一样，请你们老师做他的思想工作，叫他承认错

误。”

“承认了，罚他的款？”

“那当然了，你知道，这对你们学校有益，对犯事的人有益，对我也有益。”

“假使他不承认呢？”

“有你们老师耐心细致地做工作，在过去没有不承认的。”

学生到眼睛河钓鱼的事，大都是班里处理的。有几件班主任烫手，交给了政教处，由胡主任他亲自处理。事情处理得很顺利，都承认去钓过鱼，有的钓到了鱼，有的没有钓到鱼，钓到鱼的和没有钓到鱼的都罚了款。不要说没有钓到鱼的，就是钓了鱼的，一条鱼能值几元钱？但罚款罚了这鱼本身价值的几十倍。犯事的同学满腹委屈，掏钱的家长不满——他们的不满，表面上是对朱春才的不满，心里也对学校这样处理不满，这不满，也像鱼本身价值和罚款实际的数字一样有几十倍。钓鱼的事情处理后，没有得到处理完毕其他事情的如释重负和略有的快感，反而有抹之不去的保护不了学生的负疚感。一个学校里的中层干部，在学生和教师中间，你是个算得上的人物，在校园之外，你这个教书的，说一句话，不如肉案操刀的小刀手，也不如在社会上闲散混混的朱春才那一拨人。他不愿意再见到朱春才在他的办公室出现，在学生的大会上、小会上，他有时苦口婆心，有时横眉怒目，劝告、警告，你们真正爱钓鱼，水乡的河有千条万条，一定不要去朱春才的眼睛河——眼睛河是陷阱，落入这个陷阱，你自己负责！可是这些天真活泼的孩子们，每学期都有几个糊里糊涂地落入眼睛河。

张老师没有食言。一下课，就把陈雪冬送到政教处。

朱春才一见陈雪冬，像是沙发上有什么东西刺了他一下的，弹了起来。

“你这小子，昨天逃得比兔子还快，现在，你再逃啊！”朱春才一见陈雪冬，心里美滋滋的，脸上的笑，比摸光头时摸出的笑要招人喜爱。

陈雪冬看了一眼光头，没有胆怯，把头一甩：“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

“喔唷，嘴比铅皮漏斗的嘴还硬，还要赖？”

“我要赖什么？”陈雪冬瞪了一眼光头。

“你认识不认识我？”

陈雪冬是大眼睛，他瞪着的时候，会使人想起牛犊的眼睛，也会使人立即想起牛犊的脾气。

朱春才想不到这个钓他鱼的陈雪冬，会说从来没有见过他，火气在他的胸膛里汹涌。火气汹涌时，朱春才习惯右脚蹬地，他咚咚地蹬了三下，说了这么一句话：“你再狡赖，我要打耳光的。”

谁也想不到，陈雪冬会大叫一声：“你敢打？”

“难道，我不敢打！”

“你打呀，我正想住几天医院。”

胡主任心里在为陈雪冬喝彩，没有像往日一样呵斥学生在政教处大声说话，并勒令住嘴，而是听之任之。他看一眼陈雪冬雄纠纠，气昂昂，有将生死置于度外的样子，想起了自己与陈雪冬相仿年龄时也是由钓鱼而引起的一场风波。

那时的小镇很小，东南西北四条街，任你往那个方向走，踏着狭长街道的石板路，走出100多米，就走进了田野。碧绿

的田野，镶嵌着一方方明镜似的池塘。池塘里养着集体的鱼。生产队的池塘有自订的规章制度，队里人到池塘钓鱼，一经抓获，视情节轻重，要罚粪肥多少；队外人到池塘钓鱼，谁能抓获，钓得的脏鱼归你享用外，还可以提成罚款的百分之五十。这样，队里人抓队外的钓鱼人，积极性特别高。初秋的一个午后，他见哑巴的儿子小华去钓田鸡、捉泥鳅。小华家有2只鸭子。用小华娘的话来说，她家的油盐酱醋都是从鸭屁眼里屙出来的，这话虽有些鸡屎鸭屎味道，倒也风趣。鸭子吃不到活的田鸡、泥鳅，鸭屁眼里就少屙，甚至不屙油盐酱醋。钓田鸡、泥鳅成了小华的硬性任务——愿意得去，不愿意也得去。钓田鸡的钓具十分简单，短短一根竹竿或树枝，梢头上系一根鞋底线，线头上没有钩子，只要结上一只蚱蜢、虾子。

胡主任小时候的小名叫蚕豆。蚕豆这小名，是脸形相似蚕豆而叫响的。现在已经没有人叫他蚕豆。胡主任照镜子时，研究过自己的脸形，真正像是蚕豆，不同的是，现在胖了，变化的是像一粒水中浸胖的蚕豆。蚕豆和小华出了北街，没目的地瞎走，走到了形似葫芦的池塘边。池塘边有水沟，有浅水的河泥塘。小华在水沟里专心地抓泥鳅。蚕豆拿着小华的钓田鸡竿，走到池塘的葫芦柄上，把钓田鸡竿伸进了池塘。钓竿的线头上结着一只活蚱蜢。蚱蜢在水面上挣扎。人之中有傻瓜，鱼中也有傻瓜。一条傻瓜鱼一口吞下了挣扎的蚱蜢。蚕豆看见一个水花，觉得手中的钓竿一沉。有鱼吞食了。提起钓竿一看，正是一条巴掌大的鳊鱼。蚕豆见小华专心捉着泥鳅，没告诉他自己已经钓到了鱼，心想再钓到一条后再告诉他这个好消息。蚕豆在捕捉蚱蜢作钓饵时，听到不远处有人在喊：有人钓鱼

了，抓住他们。蚕豆一听见喊声，把鳊鱼往裤腰带上一塞，拿着钓竿，向着喊叫声的相反方向拼命地逃窜。小华听见喊声，见蚕豆在逃，他没有跟着蚕豆逃，自己顾自己，奔着另一个方向。不知逃了多少路，蚕豆见没人在追了，把钓竿扔进了稻田里。裤腰带上的鱼还在。为了安全起见，这鱼不能带回家，扔了也实在舍不得。他已经好几个月没吃鱼了。蚕豆见不远处有一个小树林，最高的树头上有一个鸟窠。心想把鱼藏在鸟窠里安全可靠，等明天风平浪静后，再来取鱼。蚕豆把鱼藏到了鸟窠里。蚕豆回到家，家里的两扇大门给生产队的阿龙队长扛去了。蚕豆的娘一见他含着眼泪，拿起笊帚打蚕豆。她一边打一边说：谁叫你去钓鱼的？你这个闯祸坯，大门给扛去了，不罚20元钱，他们不还门。今晚，你站在门口看门。原来小华给逮住了，他说他在捉泥鳅，为了自己能够脱身，问他另外一个是否在钓鱼时，他点了点头。阿龙队长一听浑身来了劲，寻到蚕豆家里，开口要蚕豆娘罚款。蚕豆娘说她什么都不知道，等他回来再说。阿龙队长等不及了，扛起了大门，对蚕豆娘说：用钱来赎门。蚕豆娘一笊帚正要在蚕豆的背上狠狠地敲下去时，蚕豆的班主任惠老师正好经过。惠老师夺下了蚕豆娘手中的笊帚。他问明白情况后，问蚕豆钓了鱼没有？抓住了没有？蚕豆见事情闹大了，家里穷得酱油都买不起，哪有钱罚款，一口咬定是在钓田鸡，因为害怕才拼着命逃了。惠老师对蚕豆令人发怵地一笑，带着蚕豆娘到了公社保卫科。蚕豆坐在门槛上看门。坐久了，蚕豆打起了瞌睡。娘在老远处喊，你还坐着装死，还不来替惠老师扛门。惠老师帮着他娘上好了大门，摸了摸蚕豆的头说：别再出去钓田鸡了！惠老师走后，娘对他说：